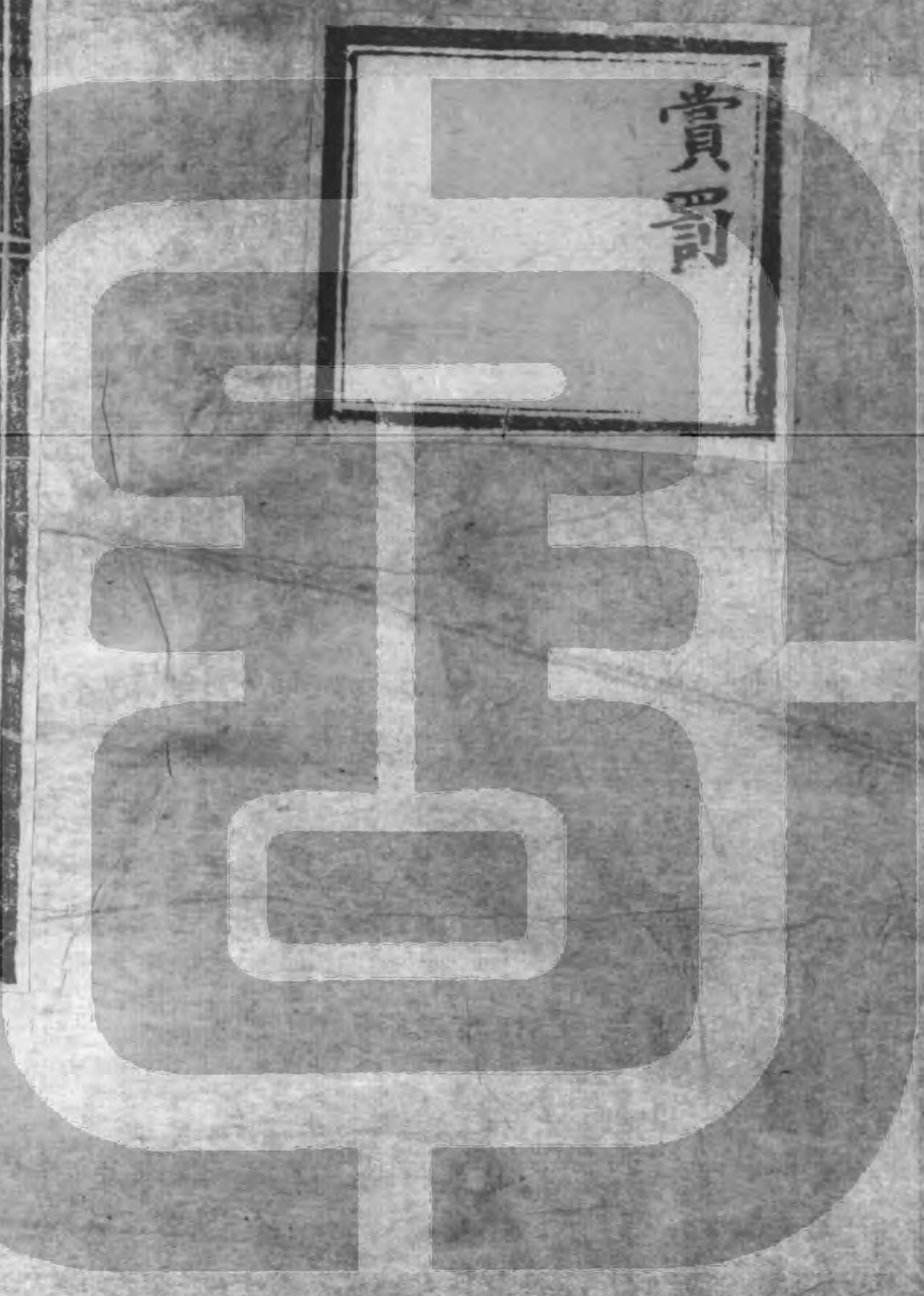


6244  
82

賞罰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八十七  
之一百八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七

賞罰

晉悼公時鄭人賂晉以師懼師觸師蠲歌鍾二律及其鐃磬女樂二八。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凡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凡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慶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嚴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歲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

有金石之樂禮也

宋司城子罕為相。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富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此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殺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相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室室。此

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决利害之倫。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嬰襄之力也。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嬰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能掩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賜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

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頓有為。笑有為。笑。今樛豈特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孰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頓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從復道望

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帝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帝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寀甚者。帝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相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高帝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脫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帝曰。善。

於是乃賜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

十一年。梁王彭越以謀反。夷三族。梟首於洛陽。下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藥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走。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身。於是上乃赦布。拜為都尉。

元帝時。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與西域副校尉陳湯。使西域。燔制

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攻斬郅支單于。帝內嘉其功。而匡衡石顯爭之。宗正劉向上奏曰。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奪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婦。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未婦自錫。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塵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與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動勞。則大於方叔。吉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二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

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龍爵位。以勸有功。

成帝時。陳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奏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躐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愍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社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答類上帝。介

胃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惟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鞶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哀帝時。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訟陳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鈞深致速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起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被寃。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

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威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東漢光武建武二年。封功臣為列侯。鄧禹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上奏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帝以責人。兄陰議有軍功。

欲加增封。議曰。臣幸託屬掖庭。陛下仍加爵土。此為親戚受賞。因人計功也。帝從之。

桓帝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大鴻臚趙典獨上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

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中朝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上田附庸。司空黃瓊上奏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十。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

獻帝時。曹操上奏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乏。圖欲還許。書與荀彧議。或不聽。臣建宜往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山族。克平四州。尚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改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惟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

西晉武帝時。議郎段灼上奏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鄧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言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



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閻閭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擢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爭致然。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賞。

時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為王渾所譖毀。帝雖不用。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博士秦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三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感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

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

惠帝永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散騎常侍中石崇等上奏曰。陛下聖德。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秦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借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為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秦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號。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論依準舊事。書奏弗納。

梁武帝時御史中丞任昉上奏曰。臣聞將軍死綬。咫尺無却。碩望避敵。運鏡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竊尋穰。徐侵軼。暨援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或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陳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遽。故使竭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方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衝切。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實。景宗即主。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

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據自行間。違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載死。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樹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遊城守繁。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所。有覲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累不世出。科敵制。寧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厲固。理絕言提。自逐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愆彼司。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屬展。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廷諸應及於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後魏孝明帝時。行臺左丞辛雄在軍上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

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屬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後。數千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懲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雖終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吏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殄。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聚金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奉當我使。職司所

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制詔問刑罰寬猛。秀州長史樊孝謙上奏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闕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愆張倉。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在屍。起僵在復。肉刑致治。與邦無關。周禮伐懼。陛下味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戴被集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輶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寒則顛存。獲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

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合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開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孰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頒封。漢獄寃囚。自然家理。後服之陵。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後周武帝初平齊之後。帝欲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司武中士柳或上奏曰。今太平告始。賜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奪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征扞勛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帝從之。於是留守並加品級。

保定二年。三老于謹上言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立。所正在于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少。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矣。

唐太宗時。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邦國公。工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等。食實封三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上言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若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之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童孩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疎遠者

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刀仗。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為縣公。

侯君集為交河行軍大總管。討平高昌。自配沒罪人。私取珍寶婦女。有司劾之。太宗詔君集詣獄。薄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賞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繫已。不免銖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墨多。軍法曰。使智者勇。使貪者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

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

桂州都督府李弘節。以清慎聞。及身歿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宣於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奏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清。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已來。為國盡忠。清貞慎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歿後。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責舉人。雖云疾惡不疑。實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曰。這次不思。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易。並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宜各與一官。



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出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譏問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蔡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蔡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為三朝所推。安肯為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為之。况老臣乎。帝然之。

韓愈上奏曰。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群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戴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嘆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

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等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况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平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即位以來。繼有不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污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以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

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况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縣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

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恣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憲宗元和元年。左拾遺元稹上奏曰。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令苟不信。患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寓內。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寧州刺史論係。虔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瑑。曾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無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及。然後下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



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况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  
徵舉者之詞。察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  
若追者之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明當。况陛  
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誥令之間。四方所仰。少有得失。天下必聞。臣  
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  
迫懇款之至。

五年。裴垪言於帝曰。軍器使承璫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  
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出。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  
不責承璫。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何罪。異罰彼必  
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帝即罷之。

六年。李吉甫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  
威刑未振。中外解情。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絳曰。王者之  
政。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于  
頤入對。亦勸上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頤大是奸臣。勸朕峻罰。卿知其  
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  
不言。笑竟日。

七年。帝遣使宣慰魏博。宰相李絳上言曰。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化。  
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  
發內庫錢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帝以語絳。絳對曰。田興  
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憂小費而遺大  
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事機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  
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帝悅曰。朕  
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後貯之府庫。何為  
後唐廢帝。清泰初。帝賜將士緡錢。不給。學士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

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對曰。臣鴛劣。陛下擢任過勞。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五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深以為然。

後晉出帝開運二年。帝賞賜優伶無度。中書令兼樞密使桑維翰上奏曰。曷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缺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

後漢高祖初即位。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上諫曰。陛下因河

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士。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從之。宋太祖時。有當遷官者。太祖素惡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起入宮。普隨之。立於宮門。久不去。竟得俞允。

仁宗景祐四年。侍御史知雜事龐籍論近年賞典太優。刑章稍縱。疏曰。臣聞國家之重。先乎紀綱。紀綱之要。實在賞刑。賞不失有功。則勞臣勸。刑不失有罪。則姦人懼。二者或失。紀綱必墮。伏惟皇帝陛下。英睿恭勤。綜覈群品。博詢下議。以裨闕政。况臣蒙禱天造。粉身無報。敢罄愚管。少陳時事。伏覩近年賞典太優。刑章稍縱。夫官爵之設。所以磨礪群器。以成萬務。苟無勞而有賞。則人不務施勞。無德而祿。則人

不務修德。近因上殿奏事之際。因言及此。親聞德音。亦以僥倖為惡。此聖心固已知矣。以陛下欽明之德。而尚有僥倖之澤。臣恐由執事者有失持守典章之故也。夫戚里之族。親近之臣。得至帝座之前。皆有求恩之意。各徇其請。則爵祿之數有限。僥倖之求無極。然人君以寬仁為德。其哀鳴於前者。恐難峻阻。則必勉徇其意。降旨於外。臣愚欲望陛下明諭大臣。執守規矩。無致超越。大臣既執之。陛下已從之。求恩者至於垂至於三。則僥倖自息。紀綱常存。留此超等之恩。以待有功之賞。又觀近年刑典太寬。漸啓姦路。且殺人者死。古今通制。自朝廷降勅。死罪情理可憫者。並令奏取勅裁免。或有不申明言更不駁勘。自此殺人者得設計謀。造作情理一行上讞。無不容貸者。其法不過杖脊配軍。獲生者雖得寬恩。被殺者幽冤何訴。所以天下殺人之獄。歲益多矣。實恐自此豪強之民。有殺人命者。行賂造情。以求奏貸。無復償其死命。此蓋欲為寬法。以感名和氣。臣實以謂不然。至於盜賊之黨。在制其萌兆。小盜不捨。則大寇不集。前代本因小寇失制。遂成囂聚。為天下患者多矣。近貴州劫賊何安等六人。各執槍杖。自稱將軍。本處知州譚綜。妄作情理。奏聞貸却五人。遠方之民。被此強劫。今貸活之。臣恐自此盜賊不懼。若遇荒歲。羣當必成。結聚既多。必須加兵峻法。以誅之。臣謂誅其衆於後。曷若戒其事於前。欲望今後各處奏到殺人強劫罪人。如其情理無可憫之狀。即乞依法處正。不與容貸。臣出於儒生。非鑿聞深典。實恐沉寃無訴。弊門公啓。兼恐法不勝姦。寇盜益熾。故宜早絕其萌。無使至於難制也。所謂愛愛不已。炎炎奈何。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此之謂也。又貪婪之吏。唯財是圖。常使懷於懼心。則不敢侵剝於下。先帝深疾賊汙。如法嚴戒。一經黜削。不復齒用。近年貪吏益衆。蓋由寬法所致。向來以贓廢棄者。既獲既

不務修德。近因上殿奏事之際。因言及此。親聞德音。亦以僥倖為惡。此聖心固已知矣。以陛下欽明之德。而尚有僥倖之澤。臣恐由執事者有失持守典章之故也。夫戚里之族。親近之臣。得至帝座之前。皆有求恩之意。各徇其請。則爵祿之數有限。僥倖之求無極。然人君以寬仁為德。其哀鳴於前者。恐難峻阻。則必勉徇其意。降旨於外。臣愚欲望陛下明諭大臣。執守規矩。無致超越。大臣既執之。陛下已從之。求恩者至於垂至於三。則僥倖自息。紀綱常存。留此超等之恩。以待有功之賞。又觀近年刑典太寬。漸啓姦路。且殺人者死。古今通制。自朝廷降勅。死罪情理可憫者。並令奏取勅裁免。或有不申明言更不駁勘。自此殺人者得設計謀。造作情理一行上讞。無不容貸者。其法不過杖脊配軍。獲生者雖得寬恩。被殺者幽冤何訴。所以天下殺人之獄。歲益多矣。實恐自此豪強之民。有殺人命者。行賂造情。以求奏貸。無復償其死命。此蓋欲為寬法。以感名和氣。臣實以謂不然。至於盜賊之黨。在制其萌兆。小盜不捨。則大寇不集。前代本因小寇失制。遂成囂聚。為天下患者多矣。近貴州劫賊何安等六人。各執槍杖。自稱將軍。本處知州譚綜。妄作情理。奏聞貸却五人。遠方之民。被此強劫。今貸活之。臣恐自此盜賊不懼。若遇荒歲。羣當必成。結聚既多。必須加兵峻法。以誅之。臣謂誅其衆於後。曷若戒其事於前。欲望今後各處奏到殺人強劫罪人。如其情理無可憫之狀。即乞依法處正。不與容貸。臣出於儒生。非鑿聞深典。實恐沉寃無訴。弊門公啓。兼恐法不勝姦。寇盜益熾。故宜早絕其萌。無使至於難制也。所謂愛愛不已。炎炎奈何。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此之謂也。又貪婪之吏。唯財是圖。常使懷於懼心。則不敢侵剝於下。先帝深疾賊汙。如法嚴戒。一經黜削。不復齒用。近年貪吏益衆。蓋由寬法所致。向來以贓廢棄者。既獲既

叙。又降勅不許按察之官召人告首。自此貪心益固。自謂得時。按部之官轉難發舉。前歲太常博士王昌符知循州。為政貪濫。遠近所悉。朝廷命放離任。皆謂必獲罪遣。到闕轉屯田員外郎。又職方員外郎沈厚載知南劔州。在任貪濁不公。祇為勘官非才。致其漏網。然其曲情枉法。事迹灼然。洎移知歸州。亦轉正郎。此所以為過者。不惟無懼罪之心。兼亦有望恩之意。伏乞遵先朝嚴制。改近年寬典。用威職。以安黎民。又覩軍戎之政。稍失防制。兵士漸恣。不懼都將。都將畏罪。姑息其下。蓋由近歲寬階級之法。啓輕慢之心。故也。夫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此明治兵之政。與常法異也。若都將有誅剝其下。虐用其人。灼然可罪。固不可寬之也。若小小曲直。亦不須一一量較輕重。况都將本出於卒伍。豈無小過失。若令兵眾持而制之。則更無畏懼。既不畏都將。又安得不恣橫為非。若必須無瑕。方可臨舉。則舉天下。

能有幾人。故在制置其宜。無使兵眾輕制都將。都將反畏其下也。每有兵士論訴都將。公案內有小小之過。皆亦下獄勘罪。結案取裁。此亦望朝廷別為經制。漸使都將有權。則兵不敢驕縱。近戎州奏寧遠指揮兵士馮順等一十八人。共謀結連。逃背往賴。令寨先斬却寨將勾鑿。後撥出本寨衣甲器械。虜掠守把兵士。遞鋪軍人。往資榮州界打劫。收拾人馬回來。搥破戎州。呂坐候兵馬到。却走入蠻界。兼買猪於神廟飲血酒為誓。因徒中告首。幸而敗獲。不然則為一方大患矣。此乃不畏都將所致也。望朝廷深切戒之。速宜改立治軍之法。皇祐五年。籍又上奏曰。臣聞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為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

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狄青奉陛下威靈殲虜。充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劄與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未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

康定元年。監在京樓店務蘇彞。欽論賜第。疏曰。臣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勳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煩瀆天聽。侵亂邦經。况賞罰二端。國之神器。所以驅駕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陣之家。與技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募師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况柳堯卿自有居第。極為華侈。若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金帛賜之。上以

由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絕僥覲之望。俾貪冒者萌其耻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嚴。無任懇到之至。

慶曆三年。知諫院蔡襄乞責罰醫官狀曰。臣竊見國公主相繼夫傷。供藥醫家已聞下開封府取勘。王薨時醫官亦是取勘。只降一兩官。未旬月間。亦只似此行遣。久遠不便。况近來小兒醫官不一。賜無數。奏薦異姓。恩澤過於兩制官寮。賤者立貴。生有命。藥餌難工。自來所醫疾病。盡是命當痊愈。賞。恣為僥倖。若以從來痊愈。因藥。合受恩賞。今日就刑罰。臣切聞先朝周王薨。其時醫官李某。杖背二年間。皇子皇女。繼亡六人。盡在此輩數人之手。兼臣聞醫官各是

臨病互相推托。不肯及時下藥。以致病深。雖有良醫。無由措手。其罪至重。比於李其合。更加刑。其術至謬。求之今人。不為難得。伏望陛下念祖宗社稷之重。特此時深行刑法。庶使後人為久遠保育皇嗣之計。

四年。知諫院歐陽脩論張子奭勞少。恩多。疏曰。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數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

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况范祥暫出幹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為此僥倖。今朝廷待闕在京者甚眾。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以本路轉運使差。官權差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無賞。而不已。亦今後有勞效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有別者。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志守。而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為無勞。但恩賜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

其前效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

嘉祐五年脩又上奏曰。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若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遍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格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者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為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強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

其罪罰。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知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畧陳大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况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脩又上奏曰。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按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餼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放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

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堯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致害之由者誰哉。皆由前後迂謬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紀綱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尊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脩。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入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遜而不罪劫入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脩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脩。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切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

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一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群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不可寬恕。

慶曆八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郅上奏曰。臣昨訪聞修瓊林苑看池樓。兵士經三司論告監官內臣張繼昇盜官材木。方下軍巡院勘劾。為事連及御藥院祗候何誠。用尋奉中旨釋放。臣於十月十日已具劄子論列。乞重下有司。勘實用辯虛實。至今未蒙指揮。慶置緣銜昇所犯情狀。於法不輕。未正典刑。頗涉物議。臣既有聞見。理當盡言。夫聖王御天下。其要在刑政齊一。而治化興焉。莫怨於仇讐。而有功必賞。莫愛於親戚。而有罪必罰。賞不以仇讐廢。罰不以親暱弛。然後綱紀法令莫不察。然而政之廢舉。猶有遠近。事之利害。猶有大小。朝廷親暱之臣。近也。有罪不治。其害大。天下疏外之臣。遠也。有罪不治。其害



小何則朝廷本也。天下末也。繩小自其大。正末從其本。將欲正天下。必先正朝廷。將欲正朝廷。必先正親暱。未有親暱正。朝廷亂。未有朝廷正。天下亂也。伏以陛下自紹休聖圖。刑政之柄。修舉不墜。臣有犯少所寬假。今宥繼昇。豈非誠用。因方在親侍。以累及為請。故薄其罪。以貸之。夫以誠用。被陛下恩私。故貸其刑。是罪均而罰異也。或將盡宥。則政弛而法隳也。此則溺愛之弊。越於前。而害政之隙。開於後也。人君制刑罰。於親疎無異也。非不仁也。蓋將正一罪。則使千萬人懼也。今以恩貸一繼昇。必將啓百繼昇之犯。從而赦之。是獲安全者寡。而陷戮辱者衆矣。昔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坐殺人。廷尉請論罪。帝不敢以親故。誣先帝法。遂可其奏。唐憲宗時。五坊使楊朝汶因理五坊息利錢。因捕平人。裴度因對極言。上曰。欲與卿商量。東軍豈小事。事我自屢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捕平人。大事也。兵士不理。只

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大悟。廼罪朝汶。推是而觀。三主非薄於骨肉親暱。示不以私恩害公義也。伏望陛下以漢唐二主為監。割不忍之恩。正罪人之名。使中外之人。釋然知刑政無所私。則天下幸甚。臣疎遠而議親近。豈不知誠用方被眷遇。威權及無所畏。及者。蓋職在言責。不忍負陛下獎用也。謹錄漢武唐憲宗所行事迹二條進呈。伏乞聖慈。特賜省察。并臣前奏下中書施行。皇祐二年。知諫院包拯論明堂覃恩。疏曰。臣伏觀明堂赦書。應文武百官內臣。並與遷轉。臣先以風聞。曾具論列。并乞召對。不蒙開可。這用憂迫。弗違啓慶。竊以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國之大柄也。惟士之有功與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與。夫人君者。國宜慎之。惜之。苟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大柄。一綱或紊。百目皆隳。雖善為治者。亦未如之何。况今吏負益衆。財用益殫。為國計者。自當澄汰冗雜。以

寬調度。豈可不辨能否。普加官爵。是於承平之世。行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租之廣。不足給其用。秩廩之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不可揀之弊矣。臣又伏讀近降詔旨。今後應內降特與恩澤。及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詔勅。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陛下厲精革弊。求治之切至也。惟此重恩。願臺政之高。伏望陛下上稟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所有今來遷轉恩澤。乞賜特行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聖德之萬一。臣過叨寵擢。位踈責重。區區之懇。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拯又乞依賞格。酬獎李用和。疏曰。臣聞功疑惟重。過國之令規。賞不踰時。欲人之知勸。抑先聖之格訓。又馭邦之大柄也。伏見朝廷先以軍賊張海等未獲。特立賞格。召募使臣。如捉獲。依傳永吉例。優加酬獎。近聞右侍禁李用和。應募而往。不踰數旬。果能殺獲張海等四人。

餘衆並已潰散。用和授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中外聞之。無不失望。似非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歲之內。恣行殘暴。京西四十餘郡。幅負數千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至江淮州縣。無不震驚。前後凡遣使臣。悉多敗衄。臣竊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永吉。而永吉左班殿直。閤門祇候。凡超八資。授諸路副使。宣事舍人。今用和止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勸將來。且有明文。豈宜降等。况西鄙未定。盜賊間起。方當責効之際。不可失信於人。其用和欲乞依準元降指揮。比類傳永吉。特與優改官秩。如此。上之出令。責乎必行。下之立功。樂於自奮。

嘉祐四年。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聞人主所謹。一嘆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敬也。古者聖王之行費也。服物之章。不可幸得。庸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

鑿臆說說辭不經。甚者至毀謗周公。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  
毀棄版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  
臣未知誰主為奸邪。崇飾虛附。下同上。以誤陛下。執政又曾不能  
謹重政體。頃畏公議。苟慰藉人情。費弄國恩。其失豈特頻突之間哉。  
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偽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  
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求便伏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  
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頌  
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  
忠。既而棄其言焉。豈以臣等為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  
之大罪也。願陛下因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皆服  
誦而習尚之。則可以一掃謗於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  
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沮勸顛倒。

使述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之俗倡於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書曰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  
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苟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覓見淺聞之  
民。奔走於辨偽之學。沉沒於非聖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也。伏  
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拳  
拳。

仁宗時。張方平上主柄論曰。夫人君定海城之位。以據宸極之尊。攝  
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為法令。動為制度。其所以箴身之固者。  
實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為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智。瑛藝能  
者。懷爵祿而畢力。暴威武者。殞斧鉞而死心。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  
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謂天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  
謂國之利器。亦以假人而失。故明王誠慎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

之光。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與居處。以與圖議。嚴恭祗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因及惡德。惟其賢。及後侯季荒寧。耽慢狎昵。邪慝果行。喜怒匪勤。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閭閻。有失之閭寺。有失之廊廟。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必在中。故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閭寺。柄在閭寺。其肘腋必在閭閻。蓋情欵密者。則機隙易伺。惡麗重者。則指撻難及。伏戎於莽。中猶可虞。伏戎于門。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成望。為虺蜴之宅。北司內省。為豺狼之窟。台司公府。為穿窬之地。庶邦列都。為芥鑽之場。四方相仇。黎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罹其害者。我歷代。賊亂覆車一軌。觀夫。僻君失馭。強臣得政。蓋由厚味腊毒。宴安檢慮。謂匿積已固。屬鑄不足。嚴請垣墉。既修。關鍵可以。倒鑄授盜。脫鞴自絕。及奸傲竊弄。包庇結讐。蟻漏壞堤。炬遺燎原。合抱自亮。

未之萌。履霜為聖。冰之漸。以我刀鋸而處之。以我衣衣而誘之。皆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逼產祿之勢。蕃武之重。不能止用節之惡。謝安作相。弗敢阻南郡之九錫。尉迥為將。莫可正隋公之受道矣。故周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罪誅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專。足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可不慎也乎。故咨者前代治亂危亡之迹。以為鑒焉。

方平又論不孝之刑曰。臣聞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周官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不孝於其親。有能忠於其君者乎。有能睦於族姻者乎。有能義於朋友者乎。夫如是。何有於民哉。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王者張官布憲。訓民作極。必擇仁義之士。慈惠之師。所以教育元元。導之以善。使民莊事而效法之也。若其身悖德禮。義愆庭闈。忠順兩虧。何以事上。

准官行法。民何則焉。故漢制郡國察舉。核其行狀。首曰。生事愛恭。喪  
沒如禮。此漢之取士。先其行之道也。夫親莫親於父母。愛莫愛於妻  
子。臣向觀邸報。竊見臣寮至有棄其母而不養。聞其沒而不喪。或猶  
嫌之。仇儂繞仕宦而遣之。傷化敗倫。豈有甚此。且徭仕責乎遠養。孝  
思至于終身。故累茵而坐。更起思親之感。三年之喪。未報免懷之意。  
同爨有服。總之恤。舊館有出涕之哀。况昊天之劬勞。受我身之形氣。  
因心所至。蓋自然之義。慈跬步不忘。豈俟牽於禮律。莫衣冠之同履。  
曾變夷之不如。相彼虎狼。尚知母子之愛。惟是梟獍。不稟陰陽之和。  
傷時人倫。汙我王道。且律文子罵父母者罪死。今夫生不養而沒不  
喪。豈持一詈為惡之重乎。况不孝之刑。十惡之首。非議嘗所解。臣謂  
必正叢棘之戮。肆諸市朝。投不毛之鄉。禦乎魑魅。及聞乎有司議辟。  
但止乎傳官罰金。臣竊悵然惜賞刑之失也。伏以天下冠裳士人。群

念孝友之行。率以官遊。或緣婚媾。遂營卜乎田宅。輒輕去乎墳墓。而  
思擇利而處。罔念首丘之仁。古者氏族各有源流。閭里繫乎圖版。一  
則賓舉自乎鄉里。一則忠孝考乎閭閻。轉徙播寓。蓋由亂離。方我治  
朝。疑從土斷。豈有無故而去父母之國。獨善而委兄弟之親。臣實見  
之。比比而是。流俗相習。弗以悖。時議為常。不以譏。節義所以陵遲。民  
德所以虧薄。此其玷陛下之風教。敗理世之體道。壞法侵紀。其損至  
大。臣伏乞應食祿之人。父母在。別無兄弟迎養而不養。沒而匿不喪。  
父母在。或因仕宦。別營田業。雖父母已沒。而鄉里有宗族墳墓。輒於  
別所立產而居者。無問貴卑。並當削其官爵。投棄遐徼。雖經霜澤。不  
在原籍。諸當保任者。必先列此數條於舉狀。同職私法。違皇之其父  
母俱亡。未葬而求官。雖有明條。率多冒犯。臣欲乞應。居憂服闋。叙官  
日。委自本鄉。及所居州郡官吏保明。委已畢葬。即得與除叙。如此。則

中庸之人當循禮而後動不義之子亦畏法而知懼上敦王化下厚人倫固治道之本也

侍讀學士宋祁乞專刑賞狀曰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後萬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刑曰賞而已君操之則凌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昔宋子罕謂其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後為子罕所劫且子罕纔得一柄已為主惠况兩得之哉伏見陛下恭儉仁厚憂勞聽斷細務小物一更聖心近世守文之主未見其比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委棄刑賞不自揔攝凡有所進必待臣下之譽而用之凡有所退亦待臣下之毀而黜之夫毀譽行於上則明黨成於下且黨人所惡能得陛下之法而罪之黨人所惡能得陛下之賞而官之則舉朝之人重私

賞而輕公法捨其君而歸其臣雖欲無危未可得矣龍之所以能飛霄漢入淵泉變化不測以風雲為之衛也虎之所以能搏百獸神空山以爪牙為之使也使龍失風雲則鱣鮪等其靈虎廢爪牙則麋鹿角其能君失刑賞則見輕於天下矣况今四夷交侵師不用命財匱民怨吏以苛刻相挺官以黨與相營陛下何不收取二柄而自用之假如罰不當辜人猶知畏賞不值善人尚知恩又况陛下之德之明實必善罰必辜耶魯國政在陪臣春秋為諱之稱之曰盜况擁九五之丕搆揔天下之機矩倒持利劍以資斷割忽鴻範之至戒嚴子罕之覆轍輕龍虎之神威愷春秋之所諱召衰促亂何所利哉比年以來自無盛光月行黃道氣霧無時河決地動皆下侵上上失權之應也伏望陛下上發天刑俯觀人事收威福以在手破群黨於私門奮乾剛擊雷聲行之一日天下靡然矣臣蒙恩深厚不敢愛死輕進替

言惟垂裁赦。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奏曰。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草。遂送來與勘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轉運使。亂秦亮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勲臣。何以鑒戒惰將。如王信秋。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克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己。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關都虞候等。更不循轉。俟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示信。繫之安危。與其他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

亦俟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姑苟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以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頒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陛下裁擇。

仲淹為陝西經畧安撫使。又奏乞重定戰功賞格。疏曰。臣等竊見用兵以來。戰陣行賞。唯虛起請。所見各異。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員。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數。亦與士卒一般。按功。是以人無適從。最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蔡襄上奏曰。臣等竊見河北保州叛卒。昨已招降。原其致亂之因。乃

總領之司不能覺察。自都轉運使安撫使而下。一例奪職降官。此蓋朝廷習焉。天下官吏。深思撫養士卒之宜。先圖遏絕禍患之本。然臣等切謂法令之行。必自近始。若捨近繩遠。雖法令日行。人不信服。臣聞保州兵士未叛以前。數月邊臣曾奏都大巡撫下兵士乞早處置。恐其生變。大臣聞之。絕不為意。以至殺戮官吏。閉城邀命。然後倉黃或格或攻。或作曲赦。幸其革心。不至大害。且惟悔之謀。臨事先當。準備。豈有邊臣奏論如此等事。都無制置。循以成患。其誰之咎。今張溫之等已責降。其中書樞密院大臣與聞軍政者。伏乞陛下推邊臣所奏保州兵士事宜。因依特與責罰。庶乎法令明而天下服。

襄又上奏曰。臣等近以保州叛卒平定之後。朝廷以都轉運張溫之以下不覺察之罪。例皆貶降。臣等聞保州兵卒未叛以前。邊臣曾有奏請早乞處置。絕無施行。遂至生變。臣等伏乞陛下責罰大臣。與聞

政者。伏聞陛下已得邊臣之奏。特以輔弼之重。屈天威而怒之。伏惟陛下專賞罰之柄。而所謂罰者。已行於遠。而不行於近。既失之矣。所謂賞者。又錄其終。而不錄其初。又重失也。邊臣先能探刺叛卒情狀。聞于朝廷。其時大臣苟能深慮而預處置之。必絕叛亂之禍。及殺殘官吏。閉門邀命。四面之兵。合謀招討。中外震駭。尚賴朝廷威靈所加。即時平定。設使偷延時月。城堅而不下。宿兵於野。費用不貲。其變豈可量哉。今招叛卒。閉城門。殺賊首者。盡皆遷官蒙賞。而預言必變之狀者。棄而不錄。所謂勤於其終。而不念其初者也。語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正類是矣。所有邊臣預先數日。奏論保州事宜者。伏乞陛下出宸斷。特與恩獎。庶使守邊之人。精心察伺。先絕未萌之患。較於推恩之術。不猶愈於攻城殺賊而後。泛行官賞也。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近日月入南斗。月屬陰。南斗



主爵祿。天意若告陛下將有陰邪小人干冒爵祿者。而欲陛下謹賞也。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以謂溫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祇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喜。如緣溫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喜而幸溫成之喪也。天意人情俱為不可。而外議如此紛紛。臣若不先事建言。萬一有此而後論列。是徒暴朝廷之過於中外。而於事為無益也。鎮又上奏曰。臣伏見自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又黑氣蔽日。天色沉陰。雨而復止者數矣。此皆政事不決之應。臣兩奏乞與御史辨陳執中事。仍乞榜朝堂。及今十餘日。未見行下。臣竊以賞罰當否在於辨是非。是非不辨。則賞罰隨而廢矣。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陳執中。畏御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將以為非而畏之也。以為是而畏之則可。以為非而畏之。殆非陛下所

以任之之意也。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爾。而御史是非謬以如此。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夫所謂謬者。棄法律而牽於浮議也。任私情而不顧公道也。務角勝也。專於為逆詐也。陛下何不勅大臣以法律處之。以古人所行之事折衷之。則是非辨而賞罰當矣。漢宣帝時魏相為丞相。其傅婢有過自死。於是趙廣漢為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如殺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自以過譴。笞出。至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罪。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有請代廣漢死者。皆不聽。宣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萬人。非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然而卒斬廣漢者。以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

御史如廣漢比也。直欲陛下知古人處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如此其失也。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則乞免臣職。終身不齒。如以御史所奏為非。亦乞依公施行。所貴賞罰分明。則風雨序而日光復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八

賞罰

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言兩府遷官疏曰。臣伏觀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暮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為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勦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罷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為宜。則何以率正他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為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當。亦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

光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

陛下乃欲歸功大臣。臣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豫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為徇利之人。何樂之有。臣所謂欲全其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群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為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為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繫紿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役使群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暮年之間。連解遷官。而欲禁止他人之章進。誠

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為曹佾無功。尚加之使相。况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為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為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為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他人。則是曹佾隨眾遷官。不為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指盛恩。而眾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為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橫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為朝廷忠謀。無恤其他。惟陛下察之。

光又乞罷近臣。恩命上殿。疏曰。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繫紿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

爵職如洗土。將惠以復使群臣。且輔佐之臣。自於晉寧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他人之幸進。伏蒙陛下。面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他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他人自然不敢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志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儻互相形比。繼續遷官。卒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群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為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

英宗時。趙瞻上奏曰。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徵文。悟賢。罰以定令。

幸疾。則是國代。以君辭。而法為姦人地也。有吏於此。齋闕。閱諸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此。職事若干年。當遷某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某秩。斯。人大賢。六。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或迹狀白著。有非。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為舉。夫以賢者。難進。易退。廉耻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爾。伊尹。太公。常。函。匹夫。傳說。箕子。常。編。摯。囚。冀。缺。寤。戚。常。任。耕。農。管。仲。五。殺。常。沒。虜。獲。尚。層。與。時。爭。益。鼓。之。通。賦。列。時。刻。之。積。効。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曰。以。甲。令。當。某。罰。以。乙。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為。奏。以。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有。法。律。三。尺。爾。夫。以。姦。人。殺。論。寤。幸。之。備。誰。非。為。之。地。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兜。湯。誅。尹。諸。艾。王。誅。潘。正。太。公。誅。華。法。管。仲。傳。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兜。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禮。孟。軻。以。楊。朱。墨。翟。邪。說。之。害。君。

親者拒之。荀卿以宋新公孫龍東威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  
鮒以掠美尸。齊以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以忠孝而得罪。蘇解  
豪俠以仁義而害不義。皆森羅禁繫。傷蝕風教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  
則罪無所當。吳非勉寬仁之治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後律令森厲處  
焉也。賞與罰如是。則多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數。異也。或謂  
若之所贊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權  
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况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  
之明。推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律。後主令。附麗驗治。劾讞銀成。猶曰  
未也。况以難明之狀。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借及濫入。  
刑僭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彼  
曷獨不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辭行。技能號為搜索。  
而真朝廷矣。才六器識。號為量度。而縻爵位矣。斯豈他術哉。視必得

賢者而後任之。有司爾。真賢實廉。亦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  
也。任入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他術哉。上如不  
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碩益資其。窺測者。豈有補  
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未如之何也。又安在權  
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天下非平。亦也。得一驩兜共工而  
罰之。天下非平。亦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竊奇而誅饕餮。豈可。  
呂誨請罷韓琦等轉官疏曰。臣伏觀宰臣韓琦等轉官制。皆賞先  
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為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  
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為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  
私於己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說景  
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  
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

是謂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使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歷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為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神宗時。御史中丞司馬光勅充山陵儀仗使。上辭賜金劄子曰。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頓一笑。頓有為。頓笑有為。笑。今袴豈特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弊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

人。况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者。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啓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傲覲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有功者必喜。何則。眾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群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頓一笑。豈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群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

之例。因茲寢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鑄成。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昭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群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貪昧財賄。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况府庫之物。遍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于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廼欲助陛下成治道。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

光又論王廣淵章服職名疏曰。臣累言廣淵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今聞廣淵帶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竊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為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

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為姦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假。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為其非賢材。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為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為汎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服者。皆以為耻。不以為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心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劾廣淵所為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所賜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瞭然明白。彭汝礪上奏曰。聖人在上。不能使人不為過惡。有過惡。則治之而已。當堯之時。洪水未平。堯使鯀治之。不克有成。鯀不免殛死。堯不失聖人。臣伏

詳王孝先反覆不信。榮惑中外。誕謾無懼。愚弄朝廷。耗盡國財。死折人命。其事見於案牘。甚具。見於人言。甚不可欺。非待臣言也。今朝廷為之蓋覆。為之遷徙。譬猶愛惜兒女。不忍以一指彈治。臣恐朝廷綱紀自此廢弛矣。賞罰者。朝廷之綱紀也。綱不綱。紀不紀。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矣。陛下自履大位。于今五年。好惡循理。是非以道。善御無過。與宗室無假借。近親貪功。廢之終身。而不齒。乳媪弄權。一日弃之。如涕唾。命於朝廷。達於四海。詠蹈鼓舞。稱為神明。今於孝先而疑之。臣以為過矣。書曰。刑故無小。又曰。怙終賊刑。孝先於清議。非不知而為之也。及姦詐窮。猶敢肆意誕言。以朝廷為無足畏。所謂怙終。雖堯舜在上。不能容矣。夫是非非我也。是天下之公器也。雖大臣有不得擅焉。賞罰非人也。是天之成命也。雖人主有不得而私焉。易曰。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治亂禍福之來。一頓一笑之間而已。况如此其大者耶。惟陛下上畏天威。俯同天下之議。正孝先等之罪。以解中外之惑。以存朝廷之紀綱。臣雖得罪。蓋所安也。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論呂誨薛向疏曰。臣備位諫垣。職在箴補。時政。凡是賞罰之失。必須竭力陳論。臣曾任陝西。親見某人之姦迹。豈敢偷安苟祿。結舌保身。况居聖神之朝。當盡枉直之說。愚臣自叨近職。固亦上體聖心。無非獎善旌能。去邪黜枉。深欲明示好惡。將使天下風從。而乃執政之臣。喜人承順。故昧分別。邪正以致賞罰不平。使天下之人。有疑於陛下。必謂督責君子太重。崇獎小人太深。委近習。則務優容。而來其言。用臣寮。則因違忤。以沮其志。蓋以近事明之。未得不謂之如此。且如呂誨是御史中丞。詔許風聞言事。才有失實。即坐左遷。此則責君子之太重也。薛向外官。固合守法。而敢違條罔上。罪跡顯聞。不獨曲被優容。而復驟加獎用。此則獎小人之太深



也。陛下間或遣內臣走馬承受輩體訪外事。固已不使臣寮得知。其或言不審詳。必為隱而不責。又况肯使與罪人對辨。而反坐其言者哉。此則務優容而來其言也。且薛向在陝西。壞法已七八年。張靖一旦往彼體量。不能盡見根柢。詢訪之際。容有不詳。先被黜辱。此則因違忤以沮其志也。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奸邪易滋。優假以來之。則近侍之言皆進。違忤者沮之。則中人之性盡移。如此而望風俗之不偷。聰明之不惑。不可得已。陛下天資睿聖。超越前古。臣之遭遇。千載一時。微臣尚耻於枉尺直尋。陛下固不可啓寵納侮。豈止爵及惡德。實亦有害邦家。伏望聖慈。捨已從人。勿憚改作。近者二人之命。悉賜追還。不唯賞罰均平。實亦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三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上奏曰。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輒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災歲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兩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災感退三舍。元豐八年。災感守心。逆行犯虜。又逆而西垂。欲犯氏。氏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設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災感。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此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脩而政未脩。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

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和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眾構謀。經年乃殺。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政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梁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果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接。監司不問。

以至臣寮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詠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

紹聖三年。監察御史蔡蹈上奏曰。臣伏觀近降聖旨。指揮以金明池。修龍舟了畢。特支度牒十五道。賜供備庫副使楊琰者。按琰本木工。上緣技巧。馴致使名。祿養豐厚。特有加賜。近代以來。以工巧被寵遇者。未有如琰比也。而琰之圖效。非有擐旗斬將之勞。而燕規矩。執繩墨。以指搗庶工。正其責也。龍舟之後。其費不貲。朝廷不責其過。侈以

傷太府之財幸也。復以度牒賜之。未為允當。且今度牒直金二百千。以十有五牒計之。凡三千緡。非不多矣。舉而授瑛。曾不計校。甚亡謂也。若謂其功可賞耶。設或運機精思。殫盡奇巧。以窮耳目之既。不過百工。何足多尚。朝廷賞之過厚。內外籍籍。不無議論。凡賞罰所以存勸沮也。賞當乎功。則天下勸而赴功者有之矣。罰當乎罪。則天下沮而遠罪者有之矣。今以一龍舟之勞。而命賞過厚。不知意果何在耶。若謂其勞不可以不賞。則邊陲用命。國爾忘家之人。緩急不同。假令邊陲之士。為陛下臨危拒敵。而致其死。不知何以為賜予。臣等竊聞諸路州郡。每有興脩河渠水利。官府祠廟等。于朝廷乞降度牒。不唯重惜未即應副。而詰問勸當。十不得五。其重如此。而獨於賞瑛。不以為意。何耶。臣等愚陋。欲望聖慈。特賜裁減。天下幸甚。

哲宗時。監察御史常安民奏。種誼擒鬼章。賞未稱功。疏曰。臣聞邊功

有二。王者之德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微至昆蟲草木。遠而戎夷蠻貊。皆被其澤。無彼疆此界之異。而因利乘便。入其土地。俘其人民。奪其城壘。此求利之功也。雖不賞可也。賞之不可厚。厚則生邊患。若夫背德負義。玩威入寇。焚毀民居。殺掠生聚。強據州郡。脅誘部族。結從連衡。窺伺中華。一旦竊發。噬臍何及。而能先敵鼓勇。出其不意。使敵不及拒。計不及施。此去害之功也。安可不賞。賞之不可薄。薄則沮士氣。往歲西蕃董氈大將鬼章。青宜結。桀黠有智數。熙寧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漆其頭顱為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為內應。從之者十已八分。遂犯疆土。殺虜蕃戶。燒蕩其廬舍。掘殺其窖藏。蹂踐其苗稼。斬伐其材木。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種誼守岷州。鬼章之兵

已逼。爰乎如掛虎口。詎稟命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  
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為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醇忠  
即結氈包順包誠之徒。洒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乃趣舜卿。然且猶  
豫累日。卒用詎謀。詎師既出。先命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  
絕傳報之音。卒能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夏五十萬之衆。  
及境聞之。遂皆遁去。勲烈煌煌。誰與倫比。而廟堂之議。乃欲不崇邊  
功為安靜之策。不問其有去害奇功。非求利之比。槩薄其賞。臣愚竊  
謂擒獲鬼章。詎吞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命。能趣舜  
卿俾用詎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  
自宣德郎軍器監丞改奉議郎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為過。  
舜卿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為殿前都虞候寧州  
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詎乃自住宅使北遷西上閣門使康州刺

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具在。殺獲鬼章者。未仕人授諸司使。  
今朝廷正宜信賞。而酬詎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閣乎。抑賞可以不  
行乎。以為邊功不足崇尚乎。則何以奏告裕陵。鬼章擒獻之日。百官  
覲見。四方馳表稱賀也。臣訪聞阿里骨因溫溪心以附西夏。有吞併  
熙河之志。蕃部一搖足。則熙河非中國所有。蜀道亦有受敵之憂矣。  
人材之乏。未有甚於今日。而將帥之有威名者。唯种氏為最著。臣愚  
竊謂宜於此時。申白种詎前日之功。優加褒進。以勵將帥。則人皆知  
勸。而邊境無虞矣。  
侍御史劉摯上奏曰。臣竊以聖人之運天下也。其政事大要在於賞  
罰。賞罰之令。墜於金石。信如四時。使有功者不逾時而蒙賞。失職者  
不旋日而被罰。故天下凡待賞罰而後勸沮者。莫不奔走從事。遵上  
之令。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則賞罰之施於天下。不可以不信。而臣

以謂施於盜賊者尤不可以緩也。方民之被盜也。田里間。巷晝夜。惴恐。懸官惻然。開告捕之科。不愛厚賞。提官爵。抱金帛。恨不即得有功者。付之。幸而賊得矣。而有司不能推奉詔旨。乃苛以文法。致詰稽留。使人不得亟蒙有勞之利。臣竊以為後日憂也。伏見元豐七年。澶滑之間。保甲有為劫盜者。其首曰單安。曰王乞驢。又曰張謝。曰離。合出入。凡數十人。往來二州間。虜掠平民。焚蕩村落。殺人取財。以至傷殺官吏。屠害軍兵。又嘗轉入衛州界。一方不安。朝廷督責捕盜官司。至於自京遣使募衆。而州郡調發將兵。及降專賞指揮。是年。遂賊皆於澶滑次第掩獲。各正其罪。而推賞之典。至今。遂司不為保明首尾二年矣。夫奮不顧死。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雖莫不有職。然要之。越賞之意多也。今失信而後時。誠恐緩急不足以率厲。此其為患。有不勝言。伏乞指揮根究。住滯官司。特賜詳酌。重行黜責。以明賞罰。以戒違

慢。

有正言劉安世論開封官吏冒賞事。狀曰。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辟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開已降指揮。錢勰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卨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續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勰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潛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誕謾。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吏。亦霽恩賜。播傳天下。

書之史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繆妄。陛下付之執政。接見實迹。縱不欲論。以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為天下誣罔之戒。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蕃。使勳善者。不過如此。今實有罪。何以示懲。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偽之迹。固在勳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更改。則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陛下特徇公議。追罷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知公朝之名器。不可幸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陛下無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為一錢勳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指揮。

安世又論趙高無名進職等事。狀曰。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高為樞密直學士。博考僉言。極有異論。輒據公議。上煩天聽。臣歷觀祖宗以來。待過帥臣之體。或以其久在方面。夷虜畏服。或以其征伐。扞

績用彰著。再委蕃宣之任。方行進職之典。尚沿廊延。未滿二歲。方其行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再任。方朝廷進拜執政。而高獨無名。同日遷陟。中外傳播。皆謂失體。兼臣風聞高嘗遣使與西夏納稅。反為羗人執而戮之。審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之威靈。沮塞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賞不當賢。則無以勸善。罰不當罪。則無以懲惡。而况無功受賞。有罪不罰。欲持此道。以治天下。臣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高果有上件事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之徒。有所戒懼。

右司諫郭知章上奏曰。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顯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顯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於陛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財察。徽宗即位。初。御史中丞王覲上奏曰。臣竊以賞罰者。大公之器也。重

輕與奪之間。不可以不慎。苟重輕不倫。與奪失當。則非所謂大公。而無以示懲勸於天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謂均平而無偏曲也。臣伏見向者東南郡縣。緣根究逃絕戶。而增稅受賞者。朝廷祭知其弊。故李琮降黜。而今年七月十三日。勅應因李琮奏請。被差根稅官。更不酬賞。已酬賞者。吏部根究追奪。此有以見朝廷深恤民隱。不忍使貪競欺罔之吏。盜取恩賞。以蠹害無辜之民也。然臣所未諭者。彼緣市易冒賞之人。朝廷亦察知其姦矣。乃獨呂嘉問降知淮陽軍。而其餘冒賞者。並無追奪指揮。竊聞言事官亦頗有論列。而久未行遣。公論深以為疑。夫根稅之患。止於東南。而所增之稅。皆入於縣官。可以還於民也。其實大率不過堂除優便。先次差遣之類而已。有得以轉官循資者。少矣。市易之患。被於天下。破民之產。而利皆歸於牙僧胥徒。不可以復還於民也。其實至於轉官升任。

分取息錢者。莫知其數矣。夫為患之狹且淺。而冒賞之少者。即行追奪。為患之廣且深。而冒賞之多者。即置而不問。其輕重不倫。與奪失當者如此。則果何以示懲勸於天下哉。或謂今年七月八日詔書。既宣示中外。以蕩滌隱疵。開略細故矣。今冒賞者復行追奪。則豈詔書之意哉。臣竊以為不然。夫前日詔書之所恕者。隱疵故而已。今市易之患。遍於天下。凡富商大姓。破家竭產。而棄妻鬻子者。道路相望也。賴聖慈矜憐無辜。蠲放逋欠。殲於死亡之民。復有生意。其虛增息錢。欺罔之吏。緣詔書而不治其罪可矣。至於冒受爵賞。豈詔書之所恕耶。假如有詔書之前。妄冒取官俸。詐欺取民財者。今日發露。而有司治之。則豈可引詔書而不行追理也。今年七月十三日勅。根稅官酬賞追奪。係七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亦在七月八日手詔之後。即是追賞與詔書兩不相妨。事理明白。臣伏乞朝廷指揮。有司緣市易而冒。

賞者。依根稅官體例。追奪。以慰公議。

大觀三年。御史中丞翁彥國上奏曰。臣伏以慶賞之柄。人主所以砥世磨鈍也。仰惟陛下勵精致治。未明求衣。旰食聽事。以詔多士。士之起以赴功底績者。不可勝計。於是曠於用賞。以示勸焉。甚盛之事也。然禮有常數。事有勢極。過則為濫。臣請撫所聞而論之。伏見比年以來。臣僚有被眷異者。不惟官職之超躐。錫賚之便蕃。多遽賜第者。臣聞蒙賜之家。則必宛轉計會。踏逐官屋。以空閑為名。或請酬償。充買百姓物業。實皆起遣居民。大者巨坊巷。小者不下拆數十家。一時驅迫。扶老攜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况太平歲久。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尙處買地。瓦木毀撤。盡為棄物。縱所得地。何力可造。所失者固已多矣。既而鳩工市材。一出公上。請托營繕。務極杜麗。糜費不貲。陛下知其為恩。未知其為害。羣臣莫為陛下

下言者。得無惡於害已歟。設將相大臣有大勲大業。非尋常賞典所可報。賜第可也。迹者用為從官。一無可紀。已聞賜第矣。恩倖技術。憑藉寵遇。攀援僥倖。漸不可長。陛下以天下為度。於臣僚所得月俸。以其終身薪。此天下所共惜之。臣願為之執極而已。臣僚所得月俸。以其終身計之。幾何哉。至於賞格最厚者。不過數百匹兩。使歲月之中。比比受賜。亦幾何哉。奈何頻笑之頃。損損十百萬為一第之費。及斂數十百家之怨。為一家之惠。陛下何取於此。天下之財。入之有經。用之有節。將積如丘山。公私富藏。可跂而待也。入之有經。用之無藝。江河之流。不能實漏卮矣。伏望睿慈。少賜留神。萬一可採。請自今以始。非有大勲大業。暴著天下者。弗復賜第。雖已得旨。許三省執奏。臺論諫爭。庶以下息覬覦之心。仰稱聖明愛民節用之意。

宣和元年。中書舍人許翰上奏曰。臣聞兵家之法。使貪者為我爭。使



愚者為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於朝。維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已克。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堅拔敵為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効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殲之首帥既亡。虜眾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遠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師無大功。斥其賞。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以者西師賴陛下神明威武。羗我震懷。屈膝請服。然其繁黜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則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也。臣自蒙恩。使得待罪。揆與兵房事。月餘日間。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間轉行遙郡者。凡二十餘。戒磨勘者。不復數計。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雖臣之愚。不足以權戎事之大計。然願陛下參諸景德熙寧審賞之意。稍謀所以酌損此者。故臣輒敢因董成郭寧之事。而推言之。非特為此二人惜數官而已也。謹接同官六功之賞。戰功曰多。所謂多者。非特貴夫夕。算古者振旅。則飲至於廟。以數軍實計所獲多。以為勝焉。今二人之兵。以其所獲。除其所亡。猶不足也。則是得不酬。失功不補。過而亦蒙厚賞於朝。臣欲遂行其詞。則不知所以為說。是以冒昧而請之。

徽宗時。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伏觀近降指揮。捕獲方臘。赴闕統制官楊惟忠於京兆府賜官田十頃。官宅一所。臣竊惟蕩平浙寇。生獲

乘魁。學自聖護。授成將帥。其間偏裨。隨屬各有勳勞。凱旋之初。第功  
行賞。高爵厚祿。皆以為意外之獲也。彼惟忠者。已該賞典。超轉五官。  
今來宣撫司保明。再有陳請。度越眾人。賜以田宅。竊以謂一夫僥倖。  
雖未足言。誠恐同時立功之人。各懷缺望之意。蓋朝廷既開此例。則  
無以杜絕後來。若偏裨皆冒橫恩。則在官田宅。將不勝其求矣。古者  
惟有大勳勞。則錫田賜第。而祖宗以來。將相大臣。功德卓越者。亦止  
於賜宅而已。今陸賊就禽。豈獨惟忠之力。奈何特異諸將。冒此踰分  
之賞哉。前日王師撫定燕山。近者勦絕奚賊。將佐皆立奇功。慶賞亦  
既行矣。彼視惟忠所獲。豈不憮然。皆有不滿之意耶。臣愚以為破請  
囑之姦。革濫賞之弊。使後來者不敢攀援。妄有僥求。宜自惟忠始。所  
有賜田宅指揮。伏乞睿斷。特賜寢罷。

御史中丞王安中上奏曰。臣竊以慶賞之柄。人主所專。故書曰。惟辟

作福。而周官太宰。特以爵祿之事。詔王。至於馭富馭貴。則惟王之聽  
而已。以是知人臣之分。勞固不可自言。賞固不可先啓也。臣伏觀陛  
下親灑宸翰。申戒濫賞。凡不以勞能定等。具以明官。而并受賞者。以  
違御筆論。又因明堂鉅典。告成推恩。度越常格。申戒官司。毋得攀援  
陳請。然則賞無輕重。惟務當功。朝廷守于上。臺臣察于下。聖慮一定。  
其誰敢干。臣尚願稍因近事。申儆一二。比者陛下修祖宗以來太平  
盛事。臨幸西池。而雅飾池苑。東西八作。事材等官十三員。轉援例乞  
推賞恩。將作監遂為取旨。交接敷奏。夫官以繕完為職。若每事邀賞。  
臣恐朝廷官爵有限。未足以待之。又中山府路帥臣。河北路轉運使。  
以深州濬縣先事奏請。指期上功。其役甫休。干澤之書。亟至深州。數  
里之城耳。所保奏者官三十七員。使臣胥吏三十二人。又詆大名五  
十餘里之隍池。為不足比。陛下灼見池苑因舊雅飾。深州濬縣功不大。

並出宸斷。更不推恩。此誠足以杜僥倖之原。破經營之計矣。然既曰更不推恩。是乃無足賞者。則官吏攀援。將作監取旨收接。師司。諸臣先事奏請。獨可無罔功之罰乎。方今懷利之臣。造端興事。廣辟置以。未賅請。媮歲月。以糜添給。官資積累。遽至顯列。財用耗屈。復擾齊民。將懲此風。蓋自此始。臣愚欲乞特降處分。併賜行遣。仍乞申戒。有司自今非戰多軍勝。不許申明收接。陳乞恩賞事。及凡營繕去處。不許先事乞候功畢保奏。其如顯有功效。在所優賞。即乞臨時出自聖裁。降旨取索。旌一勸百。用尊主勢。如此則下安分義。時無濫恩。操柄不移。名器隨重。裕民足用。其本諸此。惟陛下財擇。

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伏以人臣罪惡無大於為逆朝廷。誅赦莫先於正名。名曰姦兇。則永不可赦。設負冤抑。則合辨明。若惡名未辨。而遽以恩數加焉。人所竊議。非朝廷之體也。臣伏見司馬光等皆已

復官。但聞三省同奉聖旨。依稟行下。而中外不知所以。遽復其官者。以何名也。竊惟光等昔以奸凶悖惡。無人臣之義。厥罪貫盈。已死難置。子孫親屬所得恩例。亦皆追奪。天下皆知其所以得罪之名矣。罪名如此。雖該大赦。豈在叙復之限。其家子孫寧有再仕之理。今朝廷恩典遽於存沒。而有罪有冤。終未辨明。授以美官。惡名猶在。使光等魂魄有知。豈敢以姦兇悖惡之身。偶因赦宥而濫受無名之賜乎。臣謂光等前犯若有實狀。不當引赦原罪。如涉冤枉。則朝廷昭雪之惠。不可不發於訓詞也。昔用言章行遣。非先帝之本心。今以公議辨明。乃聖人之善述。事無嫌礙。理可施行。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

徽宗時侍御史李光上奏曰。臣竊惟聖主制世御俗之方。莫大於賞罰。所以行賞罰者。莫先於至公。古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明不敢以己之私恩。嚴天下之公議也。臣伏見金人內寇。

都城危逼。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員。近緣臣僚論列。有旨令吏部具職位姓名送大理寺根勘。約法斷罪。陛下示大公之道。可謂盡矣。命下之日。士論紛然。或謂罪同罰異。致陛下有失刑之譏。大臣負黨姦之謗。不可不察。如衛仲達張勸馮溫舒蔡行兄弟皆從官也。林虞劉燾袁植皆致仕也。在仲達勸則除名勒停。虞則追五官除名勒停。行兄弟及溫舒燾植則置而不問。或旋求名目。如蔡績蔡續者。或妄托假故。如許仔宋時者。種種姦欺。莫究虛實。其為擅去官守一也。今詐冒者反得輕典。孤拙者多陷深文。陛下既已付之有司。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原情定罪。不容有所輕重。况得而私之哉。伏望聖慈將大理寺定斷。到應干逃避。臣僚係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已後。不問有無事故。盡作擅去官守一等坐罪。庶幾公道昭明。人言拜息。不勝幸甚。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奏曰。臣聞運會之厄。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過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鑿與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染國戚者。有為偽楚之輔翼。摠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為之草勸進之表。或為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闕略。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申。以有中興之功。今宜倣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

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魯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此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綱又上奏曰。僭逆偽命。乃今日政刑之大者。張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嚴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

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恕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君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

綱又上奏曰。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矢

石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非有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致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遠。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廝後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咨及於朱勳父子。并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

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緩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為常。靖康之間。雖驟賞力戰如鄒處節之軍。斬梁方平。張帥正王。後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策。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專差人吏承行。應有戰功者。並令將帥所轄官畫時條具。結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籍承據功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黜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即有冒賞而不實者。許人告推治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窺責。其逼敵不戰。輒逗撓奔北之人。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舊弊漸革。

紹興間。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又上奏曰。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實功覈實。無為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沉溺江湖。不可計數。為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錫賚。歲用之廣。百倍往時。罄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幸駕巡幸建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節以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為之慮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沉溺江湖為言。除保明驗實計級推賞外。其有選鋒陷陣。殲斃破敵。立到奇功之人。雖不獲級。別許保奏。優異推恩。庶

獎實立功效之人有所激勵。而朝廷無濫賞之費。戡亂定功。不難致也。

綱又上奏曰。臣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勵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為虛。今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給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塵瀆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建炎元年。知開封府宗澤上奏曰。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

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應其功也。實其順已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已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無私乎。賞罰私徇其何。以矯世磨鈍。大有為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勸。知其非私喜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於左右之所接哉。彼賊虜橫肆。光暴侵犯我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於應酬萬機。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

之望。

三年。趙元鎮上奏曰。臣竊謂國家武功之不立。以軍政之不修。軍政之不修。以勸賞之不明也。自崇觀用兵以來。積為斯弊。至有殞身鋒鏑之下。而不蒙卹贈。執役權要之門。而返被優恩。進退取舍。無復公道。勸賞如此。何以責人死力。既習之久。今猶未除。遂使轅門之士。扼腕竊議。憤憤不平。實相亂。而由興也。雖然。賞不患乎吝。患乎濫。賞至於濫。與無賞等。蓋賞以待有功。以功被賞。人則為榮。無事赴功。率為我用。今也有功者賞。無功者亦賞。得之固不為榮。亦何必有功而可得。待門百出。賄賂相高。臨敵當先。果誰用命。奏功來上。人得掛名。清亂其間。公私相共。受賞者則懷恩於私室。無賞者則歸怨於朝廷。是皆冒濫之弊。有以致之。不可不察也。前此固不可以舉。舉。昨勤王之賞。最為有法。高下品第。人無間言。雖朝廷立意。盡公。不容少紊。而有



司受情作弊豈得無私。竊聞常州通判梁汝嘉之弟身在衢州。常州推官林達卿之弟身在福建。掛名功狀。隨例補官。足跡未嘗及軍。將士不識其面。與臨陣効死之人同被戰功之賞。此物論所以未免紛紛也。然臣所知者止此二人而已。其所不知。可勝計哉。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別作措置。今後將帥及應干有司保明公狀未嘗立功而輒敢掛名者。重立賞錢。許人告捉。有官人奪所有之官。無官人奪所冒之官。盡以授之。量事大小。更與推恩。保明官事。及冒賞之人。重寘於法。所給賞錢亦令均脩。稍革弊病。以勸忠勤。是乃君天下。後使羣動之術也。

建炎中。左正言鄧甬上疏曰。臣嘗備負鴻臚主簿。因虜人湏道釋板籍。以職出拘於虜中。凡五十日。虜人之情已備知之。自粘罕以下至於步卒。分朝廷所賜之緡。人得五十有五疋。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率。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有餘而已。况有陣亡者。有疾病

者。有以事還虜者。有隨軍以供戰具者。其得緡亦與粘罕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固不過八萬耳。因得朝廷所與綾錦等。虜人謂之衣段。當時分散其數。雖同其物不等。金人得錦。勃海得綾。契丹得緡。織之類。而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一日忿然欲起相攻。則虜兵之心亦不齊矣。忽一日有虜人過臣。泣下。臣問之。對曰。某兄弟三人荷戈而來。伯亡於真定。季亡於京城。今聞元帥之兵大集。而南方兵馬動連數州。某豈復得見鄉曲耶。臣初不信其語。及見虜中士夫道釋各有餉餼之人。其皇恐之語皆如臣所聞。則虜兵亦何嘗不怯也。夫虜兵之數既不甚多。又加之以其心離其氣怯。儻合天下之力以攻之。若無足畏者。然虜兵未嘗少挫。而中國之勢陵遲至此。其故何也。蓋虜無他長。惟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不以死為畏耳。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

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止在吏人之手。賞既不明。人雖自勸。此正朝廷之大病也。臣愚欲望聖慈。專立賞功一司。用重祿法。使凡立功者。人人自陳。若功狀已明。輒踰旬日。而不得告者。有所立之功。同而賞有輕重者。有立功之時等。而賞有後先者。並重賞之法。常赦不原。又專委臺諫官二員。提點其事。若臺諫不知覺察。亦實之法。如是。則寸功無不錄矣。六寸功畢錄。人孰不樂赴功名之會乎。若天下人人有樂赴功名之心。而使之攻八萬已驕之虜。則社稷生靈。又何患哉。惟陛下留神。

肅又上論嚴賞罰曰。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苟按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群臣無可論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

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濡滯。紹興四年。王之道論賞罰不當。疏曰。臣觀今日天下之大患。不在夫夷狄與盜賊。而在夫賞罰不當。蓋賞罰。人主之大柄也。人主高居深拱。而能使四方萬里。鼓舞震動。忽然如神。日以奔命赴功。而天下若不足為者。持有此耳。使其不當。則賞非特不足以勸能。而能者且怠矣。罰非特不足以懲惡。而為惡者益得以自肆矣。然則天下何由而治乎。古人善用兵者。莫如孫武。其言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夫論兵家之勝負。而始乎主孰有道。終乎賞罰孰明。其言有深意也。伏望皇帝陛下。慨然奮發。以賞罰為中興之要務。夙寤晨興。思所以求其實。賞自賤始。必欲當其賢。罰自貴始。必欲當其罪。何者。為當賢。賞一人而千萬人悅。曉然咸知為善之利者。斯當賢也。何者。為當罪。罰一

人而千萬人畏。曉然咸知為不善之害者。斯當罪也。賞當賢。罰當罪。而天下自治矣。天下既治。而戎狄之不庭。盜賊之不滅。未之有也。九年。右正言陳淵上奏曰。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曩嘗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修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可息矣。淵又論鄭億年狀曰。臣伏觀正月二十八日指揮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醴泉觀。行在居住。仍奉朝請。臣聞賞罰者國之綱紀也。聖人用之。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萬世之公可常而不可變。一時之權可暫而不可久。故能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國之綱紀立矣。

今者忘萬世之公。而任一時之權。用賤豫之所以悅億年者。以寵億年。將使為善者不勸。而為惡者不懼。無益於綱紀。而有害於中興之政。臣固不得不論也。臣謹按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嘗為從官。無他技能。而有從賊之醜。夫陷於賊。固非人之所欲。然從之而得美官。必有取詐其道者。因赦而復之。是以賊豫之所悅。而與之者為正也。其可乎。且去歲大霈。所謂權也。凡有官者不奪。亦所以安反側耳。而又有覆而遷之者。以其不辱。僭叛其義不可掩也。又有遷而用之者。以其明習將畧。其才不可廢也。億年名在侍從之列。其可自同於反側者乎。其義果可襲。而其才果可用乎。此不待臣言也。然則用權以廢公。非所以待億年亦明矣。而其所以可恕者。宰輔之世。身為從官。不幸而陷於賊。為不足誅耳。然居中之秉政。無狀。天下所共知者。億年實緣以取兩制。使無他過。以至今日猶存討論追劘之域。而况於已。

嘗從賊不奪舊官而加之以職名乎。夫以從官所宜得之職名。億年其可與乎。且資政隆名。賊豫之所竊而與之者也。固不可以言復矣。陛下必以復為言者。則已著其從賊之罪矣。使億年粗有知識。必不致受強而授之。則彼以義而獲。如凌唐佐李巨之黨。必曰億年以仕賊亦褒矣。吾屬何禁。彼以才而見用。如李顯忠趙彬之輩。必曰億年以負國亦用矣。吾屬何安。由是而推之。必又謂嘗為賊豫將相者。他日未歸。未必不以將相處之也。此聲一傳。誰不解體。是以一時之權寵一億年。初無所補。徒使為善者不勸。為惡者不懼。自壞賞罰之綱紀。而更為今日中興之累也。此而不改。民將失望。後必難悔矣。伏望斷自聖心。將億年所帶職名。特賜追寢。使之在外居住。庶幾遠去班列。少息紛紛之論。臣不勝幸甚。

高宗時。虞允文上奏曰。臣竊聞晉守卿以監榷易院增課當賞。太宗

諭之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為閣門副使。若以利而進。此職則守邊宣力之臣。何以為勸。嗚呼。祖宗閣門貼職。所以獎勵邊功。而惜名器。不以妄予。蓋如此。載惟陛下聰明睿智。既不惑於私謂。慶賞刑威。又足以動化天下。而兢兢業業。一以祖宗為法。臣所親聞而親見之也。用敢抵冒天威。裨萬分一。謹按金鼎以財。聚東南。因納粟命官。交結故相。秦檜以看閣子為名。專任南畝出納之責。西為國信。所三節人。皆以納賂得之。累官至正使。在廷百僚。嘗所不齒。今一旦授以上閣之秩。群議籍籍不置。臣竊以為決非陛下本意。伏望睿慈。特賜追寢。尚書右丞許翰論吳敏疏曰。臣聞春秋之義。揚善伐惡。垂著王道。以詔萬世。然晉文公乘惠懷之無親。得反其國。高梁之禍。天下之大惡也。而春秋不書。周襄王出居于鄭。晉文為之。誅子大將。以定其位。陽樊之師。諸侯之極功也。則又不書。而書晉文。斷自伐曹侵衛之後。是

何故也。聖人之意以謂晉侯既有大惡。亦有極功。絕此補彼。使得相除。是以皆沒不書。一與之新。而後踐上之勳。爛然獨著於春秋。使王道而不本忠恕。如此則晉侯入國之惡不除。蓋誅絕之不暇。豈復有此霸業之偉哉。傳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其義蓋出春秋。臣伏見宣和之季。金賊始亂。上下大震。不知所為。吳敏以給事中伏閣請對。首建內禪之策。以堅外禦之心。是時太上皇帝久懷冲挹。然而外無朝廷之助。內有左右之沮。堯舜之志。未有以發也。會敏白發其端。擊節歎息。遂定大議。淵聖皇帝自在東宮。恭儉聞天下。及嗣位祚。萬方相慶。非離之心。一變歸往。至今天下固不可解。夫使人君以天下傳。此古今之所至難言也。而敏以孤臣。眇然冒雷霆之威。忘家族之禍。而建明之。此天下之奇節。而去歲秋。唐恪聶昌取南仲陳過庭等用事。百計誣讒。竄之涪川。傷忠義之心。折蹇諤之氣。非所以

視天下。觀臣子也。陛下龍興四海。蒙澤當此。時始望生還。而坐城下之盟。復竄嶺表。使其垂白重親。泣血萬里。臣誠傷之。且城下之盟。自有主其議者。敏於是時未為宰相。衆說眩曜。依違其間。至於金賊已遠。敏為宰相。遂決意追擊。但為已失事機。斯敏之罪云尔。得譴不當與衆人等。以是遂廢定策之功。則已重矣。今錄其過。因廢其功。臣竊謂非仁聖本意。當時議者不詳。失於建明而已。謂宜明詔遠之。赦智謀之不逮。著忠力之無忘。以勸事君。非小補也。且臣當去歲之春。數啟朝廷。專和議。則於敏在敢私也。當彼隆盛之時。臣與之爭。及此斥逐而為之言。區區何心。其間端為國體而已矣。

中書舍人洪遵經筵進故事曰。周世宗親征。劉晏戰于高平。兵始交。樊愛能何徽退走。世宗躬督戰士。上皆奮命。爭先。晏遂敗。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

臣聞人君不難於用兵而難於御將。其要無他。賞罰而已。方其  
摧鋒陷陣。奮不顧身。必謹錄之。所以為勸也。及乎災懦退縮。偷  
生自營。則誅之。在所不赦。誠如是。則人人自勵。安得不致  
死於敵哉。周世宗嘗五季之末。干戈日尋。國威不振。高平之後。  
一日而誅敗將七十人。上下懾服。至於奮命戮力。莫敢內顧。遂  
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甸。復三關。雄武  
之聲。傳動夷夏。向使世宗優游少斷。循姑息苟且之政。二將奔  
命。不能明正典刑。方且覆亡之不暇。欲其征伐之克。紀綱之行。  
難矣哉。夫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故雨露以潤之。雪霜以肅之。  
二者相頌。以成歲功。人君持賞罰之柄。亦猶是矣。臣謂駕御將  
帥。種兵克敵。大要無出於此。

又乞皇太后慶八十。增恩數。劄子曰。臣仰惟陛下。睿孝生知。皇太

后聖德茂盛。天錫純嘏。新歲八十。溥天之下。孰不欣悅。恭審宮中。講  
慶賀之禮。仍許宰臣率百官稱賀。甚盛舉也。臣側聆欲以正旦降詔。  
加恩士庶八十以上。及宗室恩數。不聞其他。臣竊謂非常之慶。當有  
非常之恩。而郊祀肆眚未遠。若復舉行。徒為小人之幸耳。臣愚欲乞  
於詔書中。增益數事。如陞朝官有父母者。並與加封一次。命官服綠  
服。緋及年八十以上。與改賜服色。民庶八十以上。略如漢制。賜以米  
肉酒。紹興平江府湖州被水人戶。明年夏稅。未以多寡。並與放免。仍  
乞下戶部。檢會二十九丘州縣。合納和買紬絹。無拘等第。蠲除其半。  
庶幾錫類之澤。徧於敷天。而實惠浹洽。和氣懽聲。蒸為太平。則皇太  
后膺億萬年之壽。與天無極。不為小補。臣誠因陋。竊不勝狗馬心。冒  
犯天威。無任戰栗。

遵。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總攬權綱之初。憤秦檜專政時所用臺諫。

皆鷹犬傳麗排抑忠良。孤奉耳目之寄。故丙子之冬。詔書首下。用以申飭在列。聖德昭明。灼見姦偽。無毫髮錙銖之隱。然則一時朋附之人。因茲以得高位者。所宜旋踵竄逐。以為萬世之戒。臣謹按故瑞明。錄學士李文會。凡下妄庸。奴事秦檜。獻說售佞。交濟其惡。遂自選調。得編修官。既而改秩。即為御史。考其平日所為。未有不迎檜之指。意者。以故曾不三年。躡登政府。繼雖斥去。猶得守遂寧。帥瀘南。士大夫合辭惋歎。以為失刑。往歲陛下親政。以輔臣之舊例。遣人頒以茶藥。文會自知罪大。專用媚竈之術。摩足奉瀆。無所不至。及為成都會。壽死。緣動為民害。吳援在綿州。肆其苛暴。千里重足而立。文會不惟坐視。至於剗章論薦。仰欺聖君。俯負全蜀。凶慝彰露。鬼得而誅。文會之死。蜀人交口相慶。使其苟生。以至今日。必蒙放殛之刑。然則四官之贈遺恩之及。盡用前執政禮。臣所未諭。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暴

文會之惡。罷其卹典。上以應明詔。中以慰蜀人。下以全公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八

今  
書  
卷  
之  
三  
十  
三



律